



VINDSAR

陈建洪 著

论施特劳斯

On Leo Strauss

论施特劳斯

陈建洪 著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论施特劳斯 / 陈建洪著.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5675-3868-9

I. ①论… II. ①陈… III. ①施特劳斯, L. (1899 ~ 1973) - 政治哲学-研究 IV. ①B712.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65934 号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六点评论

论施特劳斯

著 者 陈建洪
责任编辑 倪为国 彭文曼
封面设计 卢晓红

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印刷(集团)有限公司
开 本 889 × 1194 1/32
印 张 4.5
字 数 70 千字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3868-9/B · 963
定 价 35.00 元

出 版 人 王 焰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62865537 联系)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六点分社 策划

本书获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和
南开大学哲学院“985工程”项目资助

关注中国问题
重铸中国故事

缘 起

在思想史上,“犹太人”一直作为一个“问题”横贯在我们的面前,成为人们众多问题的思考线索。在当下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最突显的“中国人”也已成为一个“问题”,摆在世界面前,成为众说纷纭的对象。随着中国的崛起强盛,这个问题将日趋突出、尖锐。无论你是什么立场,这是未来几代人必须承受且重负的。究其因,简言之:中国人站起来了!

百年来,中国人“落后挨打”的切肤经验,使我们许多人确信一个“普世神话”:中国“东亚病夫”的身子骨只能从西方的“药铺”抓药,方可自信长大成人。于是,我们在技术进步中选择了“被奴役”,我们在绝对的娱乐化中接受“民主”,我们在大众的唾沫中享受“自由”。今日乃是技术图景之世

界,我们所拥有的东西比任何一个时代要多,但我们丢失的东西也不会比任何一个时代少。我们站起来的身子结实了,但我们的头颅依旧无法昂起。

中国有个神话,叫《西游记》。说的是师徒四人,历尽劫波,赴西天“取经”之事。这个神话的“微言大义”:取经不易,一路上,妖魔鬼怪,层出不穷;取真经更难,征途中,真真假假,迷惑不绝。当下之中国实乃在“取经”之途,正所谓“敢问路在何方”?

取“经”自然为了念“经”,念经当然为了修成“正果”。问题是:我们渴望修成的“正果”是什么?我们需要什么“经”?从哪里“取经”?取什么“经”?念什么“经”?这自然攸关我们这个国家崛起之旅、我们这个民族复兴之路。

清理、辨析我们的思想食谱,在纷繁的思想光谱中,寻找中国人的“底色”,重铸中国的“故事”,关注中国的“问题”,这是我们所期待的,也是“六点评论”旨趣所在。

点 点

2011.8.10

1	前言	Prologue
7	一、施特劳斯其人其作	1. Leo Strauss: The Man and His Works
15	二、关于施特劳斯的两个神话	2. Two Mythologies of Leo Strauss
26	三、耶路撒冷与雅典之争	3. The Quarrel between Jerusalem and Athens
41	四、政治哲学、隐微论与文明理想	4. Political Philosophy, Esotericism and the Ideal of Civilization
61	五、施特劳斯与三种政治理念	5. Leo Strauss and Three Notions of Politics
75	六、哲学的天真与危险	6. Philosophical Naivety and Danger
90	七、施特劳斯的否定哲学	7. Leo Strauss's Negative Philosophy
107	八、关于施特劳斯的两种误解	8. Two Misunderstandings of Leo Strauss

前 言

施特劳斯,前前后后,断断续续,一直在读。回头一想,忽然发现也读了十几年。有点惊讶,也有点怅然。惊讶的是,不知不觉中,居然已经读了十几年的工夫;怅然的是,读了十几年,并没有读出点声响和名堂。而这,却已是我研读施特劳斯而著的第三本小书。借此机会,记录一下个人阅读施特劳斯的基本思路。

第一本书是《耶路撒冷抑或雅典》,在刘小枫教授的鼓励和支持下,出版于2005年,主要讨论施特劳斯思想中的耶路撒冷与雅典之争这一主题。^① 这一主题的选择与迈尔(Heinrich Meier)在中国的影响也不无关系。无论关于施特劳斯,还是关于施米特,或者关于两者的思想对话,迈尔都特

^① 陈建洪:《耶路撒冷抑或雅典? 施特劳斯四论》,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年。

别强调耶路撒冷与雅典之争这一维度的重要性。于是,我在鲁汶的第一个学年就着重研究了施特劳斯思想中的这个维度。可以说,迈尔的思路,是我起初阅读施特劳斯最为重要的参考。所以,我仔细研读了迈尔的几种著作,尤其是其蜚声之作《隐匿的对话》。^① 不过,书读多了,疑惑也多了。在阅读迈尔的札记末尾,我也表达了对迈尔思路的疑问。

这种疑问,在我的第二本书中才得以真正展开。这本书是我在鲁汶完成的博士论文,题为《政治和哲学之间:施特劳斯与施米特思想对话研究》。^② 也许,对出版社的选择不算明智,不过毕竟是多次来邮询问出版意向的出版社。出版之前,其中两章内容已经分别发表于美国的《阐释》(*Interpretation*)与荷兰的《贡献》(*Bijdragen*)^③,另外两章的浓缩版本也曾经在英国诺丁汉大学举办的施特劳斯会议上宣读。这个会议的论文集,经过了若干年才得以最终结集出版。^④

① 迈尔:《隐匿的对话——施米特与施特劳斯》,朱雁冰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年;《古今之争中的核心问题——施米特的学说与施特劳斯的论题》,林国基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4年。

② Jianhong CHEN, *Between Politics and Philosophy: A Study of Leo Strauss in Dialogue with Carl Schmitt*, VDM Publishing, 2008.

③ Jianhong Chen, "What Is Carl Schmitt's Political Theology?" *Interpretation: A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Vol. 33 No. 2 (Spring 2006): pp. 153—175; "On the Definition of Religion in Hobbes' *Leviathan*," *Bijdragen: International Journal in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67 (2006) 2: pp. 180—194.

④ Jianhong Chen, "On Strauss's Change of Orientation in Relation to Carl Schmitt," in Tony Burns and James Connelly (eds.), *The Legacy of Leo Strauss*, Exeter: Imprint Academic, 2010, pp. 103—108.

这第二本书,旨在勾勒施特劳斯和施米特之间进行思想交锋的细节,由此分析两人关于何谓政治的争论,澄清两位政治思想家各自的立场及其特色。从框架到细节,都是为了反驳两条研究路线。一条研究路线以迈尔为代表,将这场思想对话确定为政治哲学和政治神学的对话。另一条研究路线以加拿大学者德鲁里(Shadia B. Drury)为代表,认为施特劳斯的政治思想只不过是延续甚至深化了德国虚无主义的精神。^① 不过,全书框架的着眼点主要在于反驳第一条路线,虽然在细节方面也反驳第二条路线。通过分析这场思想对话的方方面面,这本书指出,施特劳斯和施米特的对话,实际上是一个政治理想主义者和一个政治现实主义者的思想交锋。施米特唯一关切的是政治现实中的冲突,以及在冲突中不断重建的秩序。施特劳斯则关切语言所构筑的完美城邦和现实中不完美城邦之间的紧张,以及这种紧张对于人间秩序的意义。

自2006年底来到南开大学之后,不知不觉中已经度过了八个春秋。我的施特劳斯阅读,在这八年的光阴中,渐渐蹉跎,感觉有点跟不上施特劳斯影响中国的节奏。小枫先生曾经提醒,应该将第二本书转成中文出版。虽将部分内容转成了中文论文,但整体的转换行动却没有付诸实施。八年岁

① 德鲁里:《施特劳斯与美国右派》,刘华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施特劳斯的政治观念》,张新刚、张源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09年。

月,倪为国先生也没有忘我于江湖,多次来津探访,提议我写一本论施特劳斯的小书。虽然答应了,也埋下了种子,但一直都没有开花结果。许多年过去,为国先生依然不忘初心,不失耐心,依然执着催促,令我既生愧对之心,又怀感动之情。

偶尔,也在反思自己阅读施特劳斯的蹉跎,或者说为自己找点借口。其一,在鲁汶期间,主要集中关注施特劳斯和施米特。回国之后,试图追溯两施争论的思想史渊源,故由施米特而霍布斯,由施特劳斯而柏拉图,这一阅读向度,始终如初。其间,分别写了几篇文章,未呈蔚然气象。^①其二,主要在思考,如何才能找到一个突破点。第一本书讨论耶路撒冷与雅典之争,着眼于施特劳斯思想中的一个重要主题。第二本书重新审视施特劳斯和施米特的思想对话,着眼于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如果要写第三本书,着眼点究竟落在哪里?这本小书,部分内容是第二本书的中文转化,部分内容是过

① Jianhong Chen, "On Thomas Hobbes's Concept of Wonder," in Michael Funk-Deckard and Peter Losonczi (eds.), *Philosophy Begins in Wonder: An Introduction to Early Modern Philosophy, Theology, and Science*, Eugene OR: Wipf and Stock Publishers/Leuven: Peeters, 2009, pp. 127—142;《论霍布斯的自然状态学说及其当代复活形式》,《学术月刊》2008(6):第64—69页;《论霍布斯的恐惧概念》,《世界哲学》2012年第5期:第152—160页;《论阿伦特的霍布斯》,《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3期:第82—87页;《论《会饮》中的阿佛罗狄忒和爱若斯》,《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第51—55页;《论阿波罗多洛斯的疯狂——兼注柏拉图《会饮》173d》,《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2期:第13—19(+63)页;《远离苏格拉底》,《世界哲学》2010年第6期:第101—109页。

去思路的延伸。既然题为《论施特劳斯》，显然不能满足于此。

虽然一直在思考究竟该如何定位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却也一直没能确立一个明确的思路。

2008 年夏天，应扬森斯(David Janssens)教授之邀，赴荷兰提尔堡大学(Tilburg University)参加主题为“欧美视野中的施特劳斯”的小型会议，总共有来自欧、美、亚的八位施特劳斯学者参加。我提交了“施特劳斯论耶路撒冷与雅典的紧张”一文。如果说这与之前的思路有一点点不同的话，那就是这篇文章指出了：耶路撒冷与雅典之争在施特劳斯那里，最终可以归结为究竟是通过行动(deeds)还是通过语言(speech)追求最佳政治秩序的问题。当时，这一说法引起了与会学者的一些讨论与兴趣。2014 年初秋，在台北再次碰到埃尔兰根大学的考夫曼(Clemens Kauffmann)教授。没想到，他还记得提尔堡的行动与语言之争这个话题。不过，提尔堡会后，我也没有进一步深入这一值得展开的主题。

也许，2012 年是我个人阅读和思考施特劳斯的一个转折点。

2012 年夏天，在北京大学政治思想研究中心主办的“秩序与历史”学术论坛，做了一次题为“如何理解施特劳斯”的报告，其中强调了从自然法传统角度理解施特劳斯的重要性。那段时间，小枫先生转来韩国方面一个施特劳斯会议的邀请，会议主题是“东北亚语境中的施特劳斯思想”。于是，

想了一个文章题目,叫作“施特劳斯、中国和政治乌托邦主义”。文章内容主要还是旧的,但是思路还是有了一点新变化,那就是参照乌托邦思想传统来理解施特劳斯。自然法和乌托邦,在政治思想史上意义不同,但都坚持了超越纯粹政治的哲学视角。这大致可以算作我阅读和理解施特劳斯的的一个新起点。2013 年底,中国比较古典学学会第二届年会在重庆大学召开,我提交了一篇文章,题为“施特劳斯的否定哲学”,类比“否定神学”的概念,使用了“否定哲学”这个概念来定位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根本立场,也首次明确主张,应该将施特劳斯放在乌托邦思想传统中来理解。2014 年 9 月初,赴台北参加“中央研究院”举办的一个英文会议,主题是“中文世界中的施特劳斯和施米特”,再用英语的方式界定了施特劳斯作为一名否定哲学家的意思。

我想,这也许是这本书不同于以往的一点新意。

一、施特劳斯其人其作

施特劳斯(Leo Strauss, 1899—1973), 德裔美籍犹太人, 前半生(1899—1937)在欧洲, 后半生(1937—1973)在美国。哲学背景方面, 受学于新康德主义的马堡学派, 也心仪新康德主义大家柯亨(Hermann Cohen), 但更服膺现象学派, 尤其海德格尔一支。亲身听过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课, 尤其对海氏赞赏有加, 直言高出新康德主义集大成者卡西尔(其博士论文导师)、希腊思想研究专家耶格尔(Werner Jaeger)和社会科学思想大家韦伯。

作为犹太思想家, 其学问起于犹太脉络, 研究其犹太先贤斯宾诺莎的宗教批判思想。这也是其第一份工作的研究主题, 工作单位是柏林的犹太思想研究所。因资金问题, 这个单位没几年就面临关闭, 施特劳斯也因此面临失业问题。起步期间的研究成果, 也就是施特劳斯的处女作《斯宾诺莎

的宗教批判》。其中,也涉及斯宾诺莎的启蒙同侪霍布斯的宗教批判。1932年,施特劳斯为施米特的代表作《政治的概念》写了一篇长书评,在赞许前辈学者的同时,也从哲学角度批评了施米特,认为其政治概念未能摆脱现代政治哲学的牢笼。这篇书评引起了施米特的注意和重视。因此缘份,施米特应其要求写了一封推荐信,使施特劳斯获得了洛克菲勒财团提供的奖学金,转赴法国从事研究。于是,纳粹上台之前,施特劳斯已然离开故土,真是一个犹太学者的幸运。^①

在其斯宾诺莎研究的基础上,施特劳斯转而考察斯氏之启蒙前贤霍布斯以及其中世纪理论敌人迈蒙尼德。在法国期间,施特劳斯与新托马斯主义学者有所接触,如马利坦。但是,最为密切的朋友无疑是俄裔犹太人科耶夫,也是其终生重视的思想对手。约两年后,转赴英伦研究霍布斯,先伦敦后剑桥。其研究成果,颇受巴克爵士(Ernest Barker)赏识。^②施特劳斯在英语世界出版的第一本书,也就是《霍布斯的政治哲学》(1936年),初版时就附有巴克爵士所作前言。停留英伦三年,施特劳斯再次面临就业问题。其间,施

① 福山曾说施特劳斯“为了逃避纳粹的迫害于20世纪30年代移居美国”,此说显然失实;在讨论科耶夫时,里拉说施特劳斯于20世纪30年代“逃亡英国”,也属不确之说。分别参见福山:《美国处在十字路口:民主、权力与新保守主义的遗产》,周琪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19页;里拉(Mark Lilla):《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北京:新星出版社,2005年,第126页。

② 巴克爵士著作的中译本,参巴克:《希腊政治理论》,卢华萍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

特劳斯面临着三种可能性。首先,他最为心仪的落脚点是英格兰本身,然而也是最没有希望的。其次是耶路撒冷大学,也是他抱着最大希望而且下了最大功夫的目标。为了耶路撒冷大学的教职,施特劳斯出版了与犹太传统主题相关的《律法与哲学》(1935年)。那段时间,施特劳斯与耶路撒冷大学教师、后来的犹太教研究尤其是犹太神秘主义研究大家肖勒姆(Geshom Scholem,又译索伦)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①然而,耶路撒冷的职位最终给予了施特劳斯在柏林的上司古特曼(Julius Guttman)。耶路撒冷教职申请失败之后,施特劳斯在剑桥继续研究霍布斯。最后,英国研究期满之时去了美国,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人生坎坷,世事难料。最初对施特劳斯完全没有吸引力的美国,却恰恰成就了这位来自欧洲的犹太思想家。当然,这位思想家也为美国留下了一份富有争议的思想遗产。

1937年,施特劳斯踏上了美利坚之路,在哥伦比亚大学度过了一年的临时教学时光。而后,他聘任到了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学院。这所1919年建立的新学院,收留了诸多来自欧洲的流亡犹太知识分子,一度著称为“流亡大学”。在那里,施特劳斯差不多呆了十年有余。布鲁姆曾经区别了施特劳斯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前施特劳斯的施特劳斯(Pre-

^① 索伦:《犹太教神秘主义主流》,涂笑飞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